

矿山“焕新”后，成了游客眼里的“香饽饽”

进入重庆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时，天空正巧下起了一阵如丝的小雨。雨雾中，成片翠竹落满晶莹的水珠，游客撑着雨伞，沿草木掩映的曲径漫步，伴着山间虫鸣声，一派悠然景致。

近日，记者深入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和北碚区静观镇中华村，探寻那些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，如何摇身一变，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打卡地。

“现在你们看到的竹海景象，都是我们生态治理后的成果。”猎神村党总支书记陈宗寿向记者介绍，猎神村曾经大力开采石膏矿，结果村子里灰尘漫天，水脏地陷。

直到2017年，猎神村痛定思痛，决定关停石膏矿，恢复绿水青山。“很多村民觉得矿山关了就断了经济来源，意见很大。”陈宗寿说。

“一户户去群众家里跑，一遍遍讲道理。”陈宗寿带着村干部努力做通群众工作，猎神村先后关停5座石膏矿。

竹山镇镇长王大会向记者介绍，当地利用山势、小溪、梯田、水塘，将原有石膏矿坍塌区进行人工微调，实施以“一河一湖一槽一田”为组

带的乡村小微湿地生态修复建设，建成山地梯塘小微湿地群。

生态向好带动产业升级。在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，有一家名为“矿咖”的网红咖啡馆。它由废弃石膏矿改造而来，保留了矿山的原始风貌，铁轨、矿车等元素被巧妙融入其中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
“这里景色好、生态优，你看山上雨打竹林的感觉多好，很多年轻人都来这里‘打卡’。”57岁的村民张隆琴是店里的咖啡师，“现在这景色，以前哪敢想。”

2024年，猎神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超6000万元。曾经的“矿山村”，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、中国美丽休闲乡村。

从梁平驱车向南，记者一行来到北碚区静观镇中华村。微风吹来丝丝凉意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，入眼之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李子树。远山被薄雾笼罩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一处曾是采石工场的地方，经过生态治理和修复，栽种了300多亩桃树和李树，并修建起了高品质民宿。

既白民宿负责人周松的父亲曾在这里开办过碎石场。“以



▲游客在竹山镇猎神村游玩参观。（唐奕 / 摄）



▲在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中华村，游客在矿坑修复改造的运动场内打球。（唐奕 / 摄）

前，父亲和乡亲们就在这里采矿，山石虽好，但禁不住常年开采。2016年，我父亲关停了

矿山进行复绿，栽花养树，发展起了民宿。如今矿山变青山，矿区变景区。”谈起变化，周

松滔滔不绝。

矿山重披绿装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热门景点。据介绍，既白民宿高峰期每天游客可达上千人，还吸纳了近30名村民就业。周末时，民宿旁还开起集市，村民将自家的土特产摆放在集市里售卖。

“重庆的矿山修复，不是简单的‘复绿’，而是构建‘生态—产业—民生’的闭环。”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矿山环境调查监测室主任张德强告诉记者，从梁平的“湿地+森林”修复，到北碚的“矿坑+文旅”开发，重庆探索出差异化修复路径，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生态问题，又为乡村振兴找到了新增长点。

猎神村、中华村的矿山修复只是重庆市废弃矿山修复的一个缩影。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重庆累计修复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7025公顷，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。

采访中，记者在路上遇到的村民，说起现如今的日子、环境，话里都是踏实和满意。重庆在慢慢修复这些曾经的生态伤疤，也让老百姓幸福感、获得感更强。

（田金文 蒋彤）

一个老兵的收藏

在湖北大冶刘仁八镇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龙凤山庄。到山庄游览的客人可登高遥看刘仁八镇绝美的乡野风景，在凤凰阁上观奔腾下山之“龙”（龙山）、展翅欲飞之“凤”（凤山），欣赏万物峥嵘的山川，尝美食、摘鲜果，摸鱼虾，尽情地带着孩子们玩耍。

更让游客流连忘返的，是山庄游客中心的3个收藏馆，分别是历史记忆收藏馆、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馆和农耕馆。它们是山庄一部真正的大书，里边有红色的种子，有燃烧的灵魂，有梦幻般的岁月，有千年农耕文脉，更有一位老兵的家国情怀。

炎夏时节，庄主刘合伍先生陪同我们依次参观3个收藏馆。在解说员的引领下，我们缓缓走进收藏馆。灯光一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放置有序的玻璃展柜，柜子的支架是木质的，据说从当地一些宾馆和商店搜集来的旧物。

展柜中的展品十分丰富，有全套《人民日报》，从创刊号起一张不少；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粮油布肉糖票和出门必带的介绍信、乘车证、探亲证、职工医疗证；还有各类奖状、战地小报等。我们在展台前驻足凝

视，盯着一件件旧物端详，在心中道一声：伙计，久违了！

同行的一位教授指着标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”字样的粮票说：“我上大学时用的就是这种粮票，还有军用布票。这种布票可以买到上海牌的衣物，那时候上海牌的东西最灵光。”

更让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人心灵震颤的是那些小人书。看到孩童时期翻过千百遍的儿童读物，我禁不住屏住了呼吸。《小兵张嘎》《小八路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……

还记得那年暑假，我搭上伯父厂里拉货的大卡车，去上海的伯父家玩耍。海宁路57弄的弄堂口，就有一个光着脑壳戴了老花眼镜的老头，每天定时摆小人书摊。那书摊就像现在的报架一样，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人书。旁边还放着个木箱子，里边塞得满满的。书摊周边放了七八张小板凳，供看书的人坐，看一本书两分钱。我和堂弟们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吃饭的时间，直到奶奶在弄堂那头大声呼喊：“小讨债们，吃饭啦！”我们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小人书，向着伯父家一阵风似的跑去。那个摆摊的老头摘

下老花镜对着我们喊：“看书的钞票还没有给呢。”堂弟高声回道：“阿拉下午还得来格。”我们听了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。

在各类证书的展台前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那张民国时期的结婚证。结婚证上方印有红色的“福禄鸳鸯”篆体字，下边是用软笔小楷写成的结婚证内容。最后是结婚人、证婚人、介绍人、主婚人留名盖章。

读罢这结婚证上的文字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：这张结婚证内容全面、礼仪周到、文字考究。从结婚典礼举办的地点可以看出，结婚的主家一定是当地有实力的名门望族，不难想象当时的盛大场面。那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，不知如今是否还健在？

每一件陈列物都值得细细观摩，它们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抽象的记忆变得真实可感。年轻人也能在这里追寻祖辈的踪影，现实世界中的桃红柳绿、滚滚红尘，挡不住他们对历史的好奇与探索。眼前的桩桩件件，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芒，反而越发让人垂怜爱惜，因为它们记载着旧时光真实的语言。在这里，我仿佛听到灵魂与生命的窃窃私语、爱

恨情仇的风帆奏出的绝响、潇洒与幸福的吟唱。

我好奇地问刘合伍：“这些物件是从哪里搜来的？”

他舔了舔嘴唇，用浓重的方言说：“有些是我自己的收藏，有些是朋友送的，还有一些是花钱买的。”

刘合伍早年从军，退伍后在艰难困苦中创业，将几十年辛苦打拼赚取的资产全部投进了故乡的建设，在想方设法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同时，用心来建收藏馆。他说：“我不仅要带领乡亲们在刘仁八镇的土地上种好粮食，也要种好文化，种文化比种粮食更重要。”他的用心收藏是对散落民间的零碎文化的抢救，给乡亲们和南来北往的游客以及莘莘学子提供了一段可触摸的历史、一个怡人的精神家园。

小小的收藏馆庄严我们的思想，缠绵人间的爱情，眷恋秀美的山水，装点远方的苍茫。它犹如一枚书签，夹在厚厚的历史回忆中，为龙凤山庄增添明亮的光彩。

正当我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中时，解说员提醒道：“我们要抓紧一点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呢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（据《中国旅游报》）